



忠武錄卷第三

評論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
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庾立垂泣李嚴致死豈
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
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
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
於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
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尹氏起莘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

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岩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昭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慙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杜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世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

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昔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又曰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涉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闔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

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又曰司馬懿
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
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
將略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
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勅敵而非脆敵亮
能勝之則其將略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
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
可勝歎哉

朱氏曰時亮垂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
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况亮五丈原之出息信行
於中原威略震乎遠迩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
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
非亮之敵也

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
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為
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
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伐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
或譏其短於將略可謂誤矣

尹氏曰孔明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
受巾幘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

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托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大異之不若也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

朱黼曰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切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

要未可以差殊觀也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畊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貳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為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偏果何脩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于

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利其身乎

胡文定公安國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畊南陽不求聞達

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幸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雙湖胡氏一桂曰蓋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胄又得衆賢戮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畊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羽張飛張飛爲爪牙法正法正爲謀主許靖許靖糜竺糜竺簡雍

和為賓友蔣琬琬負社稷之器馬超起孟兼文武之資

黃忠猷勇冠三軍龐統士冠冕南州董和初黃權衝

李嚴壯吳壹費觀彭萊永劉巴初之徒咸擢顯要盡

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吊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

而不能取中原塊土者何哉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

之約謂吳可以為援而不可啗柰何自吳取荊州之

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嚴關羽定荊州蜀雖吳者

愈深夷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

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尚能并力以取魏哉後主禪

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

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

拾遺疆不陵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圍溷無不脩繕

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平已而休

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啗之制咸得

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

屯田為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

矣魏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至未

陽受魏封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

都之降子死於父又信昭烈之有孫帝用兼周策降

謀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謀于君臣皆城一戰同死

社稷以見先帝不是日當于君臣皆城一戰同死

忠義

忠義

子而後數千百載之讀史至此猶使人凜凜有生
氣耳

文公朱子曰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既不能守
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齧斃首事者墳墓矣按衆
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
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
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也義利之大
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
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非學有未足故
邪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猶觀大旨

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邪若極言
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
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麓者又有問武侯於庾立李平
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處然武侯事雖未
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
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

宣公張先生杖曰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
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啻秦以勢力得天下然
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
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
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
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貳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
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
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
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
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
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

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瀕而忘討
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
侯獨高卧昭烈以帝胄三顧其廬然後起而從之則
其出處之際固已有太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
不為近啻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
悉本太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之所可
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
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矣曾子曰士不
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可謂大丈夫

若侯者名爲大丈夫非邪侯既沒蜀人追思之時節
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
侯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
人者深矣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
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
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
季群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藉父元
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
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

列仗順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
而當強敵處僻陋而起雄齒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
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已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
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已
任以生民塗炭爲己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緩
蠻夷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於混寰區也至於爲
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
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紀之詩之
甘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
已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

大義感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一無
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
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
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
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
之於亮孰為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
詞稱為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
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
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邪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

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於孔明豈可少貶云
嗚呼賢哉

袁子曰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庸凡之君專
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任法嚴而國人悅
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
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本立故末治有
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龍川陳諒酌古論孔明曰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
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
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

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途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所以然者乖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

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師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縶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謀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

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為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令歛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為久駐之基本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

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之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步騭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嫡庶

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其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燿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指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

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又曰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群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救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

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邪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得以繼此亦少辦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

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辦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接行其營壘飲

枉而嘆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規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為恍然自失不覺其言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為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為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之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雜著

慈湖王氏曰武侯八陣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

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衡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

以左為後又雲後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
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
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
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
客有先後之數此八陣之法也

杜氏通典曰案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
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曲脛一肢四足頭入領中
舌著於腹載多而行步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
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
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

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
鞅軸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
飲食其流馬法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
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經中二寸
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
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
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同後杠孔去後
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
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
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

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後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
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
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
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
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榘也運米集斜
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八陣齒聚
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湧澗
潑大木十圍枯槎百尺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
物皆失故態惟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僅六

百年迄今不動

東坡志林云武侯造八陣齒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
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視之曰此常山蛇勢
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俯視百餘丈凡八行
為六十四絕絕正圍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
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劉義慶世說新語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
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誕在魏與夏侯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東萊呂氏詳節云亮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真汝南

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在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
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
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言後公
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
必故鄉邪

東坡云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
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
能至也

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
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

文以氣為主故其詞意超邁也如此

迂齋曰出師表規模正大志念深遠其三代以上人
物文章歟又曰二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不
可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脉聯屬
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相兼看

吳澂跋楊顯諫孔明辭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
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功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
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
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顯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
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

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
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當
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
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中敵國慶幸
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
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
時事勢何如邪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
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顛之諫
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

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
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
哉齊右王良父嘗書楊顛諫孔明之辭于片紙其孫
出以示人予獲觀焉撫卷再三而不忍釋嗚呼前輩
或者其亦有感於斯歟

劉定之題武侯事蹟談者率謂諸葛武侯足以伯仲
伊呂惟詐取劉璋垂涕斬馬謖為美王之瑕耳予以
紂命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恩甚至也其後武王繼
之遂伐紂救民後世不以為過彼劉璋者雖漢宗族
且罪非紂比然竊據一隅既不能信大義於天下又

忠武卷三
不能自保其國與更始劉盆子等耳昭烈恐為他姓
所得掩而有之以基恢復無乃不可又以堯非不聖
不能豫知共鯨之姦且非不智不能逆料管蔡之亂
夫人之人才孰愈武侯侯乃不敢自多委任馬謖忠
也及謖違命軍敗流涕斬之不怨公也又親自臨祭
撫其妻子恩若平生仁也其為心亦堯舜周公之心
也歟奈何世儒不此之察曲生非誹何異蚍蜉撼大
樹也南陽名相司馬公以武侯事蹟一卷請題遂書
以歸之

李東陽雜著諸葛武侯敗於馬謖之違令而戮謖以
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
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
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師
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
不拔矣且武侯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
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
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
之罪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
也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為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
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救之也

忠武錄卷三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為正

忠武錄卷第三

忠武錄卷第四

碑記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唐丞相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歲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
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
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
深毅爲強國誰謂蓬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
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齒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
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
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
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
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
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
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
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
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

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
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蚩
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寢
亂餘烈罷耘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
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陟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
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
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
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脩謁
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

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耒裔况如
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關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
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
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
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
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盱食不測不
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
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
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
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竒謀奮發美

志夫遇于嗟嚴立感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
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
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
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峰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孫樵 唐進士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大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
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
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闕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
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壽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

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見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
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
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善
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
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
懸兵決勝拍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
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妻維何力焉兼蟠南陽
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杜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
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
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

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爽彼屠齊城合諸
侯在下矣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王謙元南陽儒學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
蘊於天地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誠天地之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遇患難不為屈臨死生不少變者何善養此氣
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為善養孟子而下其諸葛忠
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時智臣謀士悉

為之用獨武侯高卧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
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
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群盜垂涎之口武
侯果何所也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
當不容一毫私偽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
有素疇克爾邪已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
幸天不祚漢大厦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
天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
則復漢祚而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
見武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殊非刻挾陰謀之說

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
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
烈爲僭武侯爲寇嗚呼昭烈帝室胄也武侯王者佐
也孰爲僭孰爲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爲哉距南
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卧龍俗以爲武侯隱居
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
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頽圯鞠爲瓦礫榛莽丘墟良可
痛悼大德戊戌監郡奉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
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
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漫不加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

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貳政武略程公國僧總判承
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遂庀徒歲事一易
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于中以雲長益
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方觀者之敬
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
住持事又割旁近田二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火之
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
遣兵曹掾劉熙未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
悉況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撥民謔作迎送神辭以
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未考馳馭雲車其冠裳

我考其纓于千着在俎考酒在壺禮雖不足考敬有
餘侯之去考何方溪風清冷考山月蒼涼望之不見
考我涕滂澤在人心考終千古而不忘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程鉅夫

元翰林學士承旨

皇帝即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
臣幸待罪周行在帝左右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
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弘治
化者此真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
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澹然渟
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祠之巫

覲襟揉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
祠下顧瞻徘徊愾然興懷謂守史烜曰孔明三代而
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尊祀
之况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以建
廟學足矣遂諉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廼合
僚吏祿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
官者以具材審制度地之輿設官養士之宜上省以
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
東為孔子廟廟之後為學凡堂序門廡庖福庫庾肆

業之齋度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
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
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藉于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
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即
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
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
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
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為侯作也宜以講堂為
靜成之堂東序為明志之齋西序為廣才之齋閣所
以叢群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

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
夫為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既衰孔
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群雄起而
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
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
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
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
功也於祀為宜祀於其居為尤宜嗚呼我朝聖祖
神孫武定文承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
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

廟學之所以建 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
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勳伐
今守饒州守訓供養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于
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迭作迺脩春
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履易
處不有先主孰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
間南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矯霞
舒尚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
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廊廟之蹈義信志誦四海共
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 天子之錫惟我之儀高山

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

仁宗皇帝在位十年禮文治具昔未遑者彌綸大備
煥乎燦然見諸事爲則設科舉以登俊良聘巖穴以
崇隱逸百司胥史補之以儒豈徒然哉蓋將丕變天
下之俗承承繼繼貽謀億萬維年淵哉旨也時之臣
鄰莫不仰副聖明佐興致治故汴省平章臣瑋行部
南陽謁漢諸葛忠武侯遺廟壯侯之烈曉有司創書
院以義育人材爲請集賢大學士臣顥以聞命中書
平章臣孟定其堂序宜名學士承旨臣鉅夫文其事
書篆并以付學士承旨賡嗚呼盛哉陛下於一書院

之切如此有司奉揚之道當何如哉閱六七年政猶未入刻至元游紀之六年春二月山長臣嚴壽白之府臣知府事脫脫同知府事錄資判官雅納忒識禮推官矩知事郁提控案牘璟僉曰茲制敕也稽閣又可如是邪戒縣臣達魯花赤答失蠻縣尹仲謙主簿元禎典幕克明弗旬已刻之石矣倡興脩廢顧不偉歟而今而後學之師生對越斯碑歌頌恩澤以明聖人之心爲躬行聖人之道爲用正人綱識時措尊教報本何但作章句腐儒而已哉布衣臣懃稽首書

勅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之記

張繼祖伊洛人

至元己丑冬諸葛書院山長洛川貢時達過許昌予僑居草堂揖曰走承乏是役卧龍祠下以奉香火孜其故即忠武隱居之地鄉人立祠血食有年大德戊戌尹是府者亦嘗葺之以關張配享比舊改觀延祐二年聖天子御極開廣人文風勵名教近臣奏請創起孔明書院制下中書翰林詳定學制仍以孔子殿曰大成閣曰崇文取侯之遺訓講室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曰廣才惟敬壯麗大其故制名之曰勅賜諸葛書院撥田奉祭廩給師生設山長主之迄今易

忠武卷四 十
四十星霜風雨震陵瓦木腐落走歷三換歲華戰懼
無補坐視就荒其責愈重乃積其田租欲經營之會
知府事朝請莊公下車以新學養士為急務乃曰忠
武侯故祠朝廷立為書院俾其祀無終窮優禮古之
元勳其亦隆矣弗增葺之無以副上崇儒重道之美
意也山長汝其職勿怠于是掄材鳩匠廢者撤而新
之無者補而完之如大成殿堂閣門廡悉輪奐焉聖
哲儀像剝落復設色焉飭其牌扁繪其祠壁新其井
亭與夫祠之額以及兩廊繚其周垣製祭器如香鼎
罇壘爵玷籩豆之屬百件有畸凡五檠六供卓皆朱

髹之起東西齋各三楹增蔣琬及侯之嗣瞻二將于
祠下標著十將名額皆前無而今始有之弗紀歲月
無以示將來然增葺皆知府公志走代其勞請子文
其事刊諸石以示悠久不亦宜乎予聞其言義之竊
謂侯之名氏因書院而始著侯之勲業依吾夫子而
益彰而侯之盛心千載之下獨廣漢南軒先生知其
然擬其本末為之傳而後見侯平生大節佐昭烈興
復漢祚剗除逆黨以定中原噫嘻朱子有云天運竟
不回王圖不偏昌惜哉侯之忠誠貫乎日月志節勵
乎名教歷千古而不磨信矣綸巾羽扇儼然如生奚

帝纂逆仲達之知畏亦豈陳壽之管見能窺其髮髯也子之新其學宮遇賢尹相與有成功與其曠者烏可同日語哉遂書以激後之君子

重脩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少師吏部尚書
謚文端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頽毀前之為郡者莫克任之

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

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
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
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
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
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
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
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徇名節綱常
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
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
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

綱常之道哉建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
矣當是時莫有非之之者雖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
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獨武侯
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
分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
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
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
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
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君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
祀之以視數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

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
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
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
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
進士為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躰以恭約慎靜之
名宜今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俾刻石使後之人
有考而繼之也

鼎建諸葛孔明祠碑記

楊士奇

少師左柱國
謚文貞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
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

續百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
賢以扶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
尹釋耒耜於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
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為之一新綱常為之一振拔生
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
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力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
隱於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
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
主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以
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嘘炎精之煨燼俾之

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柰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庸者之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菴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祀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爲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上烏臺御史奉命來守是邦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鼎創倡寅案及屬暨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

之都紀募緣於富室以助之費既足矣乃瀉材于川輦石于山陶甃于野庀工傭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于中凡鐘鼓几俎籩豆壘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菴既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祀於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何

心博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泰誓時雖後
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
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
同再表出師有度秉鉞火德既衰吹之弗燁師進于
渭星隕于營混一之志潰于垂成有子曰瞻死忠于
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卧龍之岡寔公舊廬昔有祠
守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雘如
故乃潔罇罌乃聲笙鏞乃饗乃享新宮惟祀之
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終古盥薦

重脩諸葛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柱國少師謚

文正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
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
幸中而疵類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
逃乎萬人之目誑于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
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
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
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
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曹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
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
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

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墮
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
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
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疆制勝之力邪亦平
生忠義激發而驚伏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為
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
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
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
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
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為正

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岡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
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即今鄧州
而襄陽實在其介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
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
正倫陳悌相繼脩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為侯忌辰
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
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顏圯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
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通鳩工
市材復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復
為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為堂六楹曰卧龍

祠之左為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脩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為之役云

助脩武侯祠宇記

葉桂章

翰林侍讀

嘉靖乙酉歲仲冬予奉

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晉拜武侯祠於卧龍崗崗在郡城西南可七里許叢竹蕭蕭古樹森映祠之前有孟陽溪橫亘而東未百步為石梁梁內為正門門內為坊坊入為殿宇肖侯貌其中後墜碑亭刻侯前後出師二表岡脊為八角亭圍以八陣即草廬舊址也舊覆之草刈縣歲入葺之今且易以瓦矣而草尚存其愛禮之意邪直上數步為岡原豎客亭三間以資游息最上丘為樓居四面洞開一望千里遠山長江舉目無際兩傍前後皆為裙房以居道衆崇祀事焉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崗龍起故曰隆中蓋南陽

備觀也弟時父未嘗率多草莽其坊亦坍塌唐甃堊
坵鏽朽照聖之屬亦皆有缺豈作者遠而繼者疎邪
余方縱觀病無以爲興理也於是乃捐厥廩餼圖惟
聿新因謀之南陽邑侯賈君東陽君慨然曰有司之
責而煩執事吾顏且汗矣梓材丹雘圖惟其終垂紹
將來當昭其始執事尚識之庶風來者夫是復也前
人創之大規弘制所少者潤色焉耳余安能爲役哉
譬厥三軍餽以簞食若爲高山復之一簞余安能爲
役哉然善歌之人人繼其聲故犒師是全魯偃息可
以藩魏其聲使然也後之人同聲者豈少也哉余於

是日即北上抵葉別駕李公原任聞之尤樂爲助吾
喜是役之有成也乃披筆書之以付賈侯經營規畫
二君子有焉是日同遊者郡守宋公德威鄧州守余
君懋賢州判金君信臣並書此論之有樂助之者當
俟訖工書之碑陰

重修忠武侯祠記

陳鳳南陽府推官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南陽太守四明屠公諱倬字文
卿尊奉天命肇禋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基迹隆
中感會魚水中興炎祚寔維王佐卧龍有祠歷世崇
尚廬莽依然一維厥舊熙朝所尊厥有恒祀儒臣

撰築郡守從事亦孔之厚自楊公以來已十餘年不
復修治墻屋傾凸丹碧漫漶日就圯廢豈所以欽賢
承德意維昔鄉先生沒於社則祭畏壘之民猶厯
俎豆矧如忠武侯伊呂之亞百代一人而使其祠久
舊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庀五材勤茲百堵繕故爲
新增陋爲美頽朽悉易加以宏麗棟宇侔雲漢光采
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帛以
稱朝廷崇古尚賢之懿再踰年遠遷秩憲司以去
其佐鳳乃採公言是用作頌刻之藥石着厥終始以
詔來裔其辭曰常塗興識赤銳弗光桓桓帝胃奮志

騰驤陽爻旣極乃戰于野栖栖襄漢誰與佐者騰茲
南陽高卧維龍抱膝長嘯時乎不逢泥鱗天飛感厥
三顧跨有梁益承天之序草廬碩畫無言弗讎受遺
作輔志復神州大厦靡支玄象示變惜也未止志士
攸歎烈烈明府出牧比邦有惠有威時雨時暘有嚴
闕宮龍崗之上往廢斯飭赫矣宏敞尊德上賢明祀
敬共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來思雙旌五馬從以
賓佐魚魚雅雅君今去我風軌則存思君明惠望君
車塵龍崗蜿蜒環以濟水告成有碑於千萬祀

詩話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唐薛能詩云山居經過滿徑
從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
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
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
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
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
荆公剛愎自任新法頗苛毒流四海不忍心君子之見
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
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

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
泌皆爲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
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
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貞觀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
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
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傾屋之變天意蓋可知
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
總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
遠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養精神於瓊

項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
復志與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
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
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張氏表珊瑚鈞云武侯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移人
俱不能得以故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
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
贊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拭註見前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
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
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悚惟一其心
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蘇軾宋端明殿學士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
夜不可敵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
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
真卧龍也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贊

楊維禎元江西儒學

連東吳服南粵未為侯之功歌渭濱祭道上未為侯之德衍八陣運牛馬未為侯之能朝無赦民無諱未為侯之職於戲立鼎峙於三方受孤庸於六尺輔國政而國不疑竭民勞而民愈力知之者以為伊周之未遇其未知者以為齊仲父漢宗臣之匹也

宋濂翰林學士承旨

龍門子曰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耳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知也其功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

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測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真蛇蠍之見哉

拙菴

躬耕南陽比躬耕有莘何異三顧而出與三聘而起則同咏梁父吟於蕩陰里樂堯舜於畎畝中其自處也此何替而彼何隆一夫不獲時予之幸漢室未復寔已之責其自任也彼何通而此何塞噫蓋天有意於興復邪抑天未欲於興復邪予亦莫得而知也

劉惟德

嗟炎漢之失鹿得南陽之卧龍遂扶三分之國於天下復立八陣之碁於蜀中忠精貫日義氣吐虹為一朝之雋傑邁千古之英雄出師獻表方陣要略休兵于屯欲建大功雖云魏吳之主在智謀自謂超于管仲樂毅脫使湯武之君出其才寔可配於伊尹周公噫為臣盡忠希公之蹤

猗歟武侯德侔三代抱膝長吟孰易其介身都將相孰以為泰轉危為安以小擊大雖嫌不辭之死靡懈

人雖云亡不亡者在

楊溥柱國太師謚文定

草廬三顧出師二表志復中原天日皎皎

賦

八陣圖蹟賦

羅士琥

八陣圖有三永嘉薛氏云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一在沔陽成都記以為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然則在魚復者其方陣法歟風后遠矣馬

忠正卷四 二十四
隆之贊獨孤及之記韶鈴裂素筆墨畦徑間
爾磊磊落落晶晶熒熒長留水瀉千載如新
其諸葛公魚復之所陳歟篝燈賦之

客有揮竒肱馳桂軸鞭素鸞御黃鵠出犇河踰瓦屋
策青羌邁黃竹訪雪外之蓬姿超雲間之滴博探玉
斧之界畫遡金精於寥廓千里一息忽經魚復於是
俯鰲令之幽居尋孔明之遺躅但見渺淡漫之平灘
列參差之珉玉或周迴而維衛或拱揖而倚伏或軒
豁而欲馳或蹙狹而如簇謂其為遼海神鞭之斥麾
也庚稽山之馬羈也神禹鑿餘之所飛媧皇補天之

所遺也又謂其與水火土同時而生根先天氣之希
夷也何喧逐澎湃如萬騎之西來激射蕩瀟飛流湔
沫亘古今而莫之移也俯而睨仰而思已去而復顧
盤辟而委蛇曰噫嘻我始知之矣風雲慘淡豪傑經
綸蟄其猶龍者隆中之所蘊神其妙用者八陣之所
陳觀其蔽壁門兮重関倚却月兮連環天衡十六兮
據兩端地軸十二兮居中間風八陣兮附天而前擁
雲八陣兮附地而後環天地之前衝一變而為虎踞
其附天之風亦再變而為蛇蟠天地之後衝一變而
為龍驤其附地之雲亦再變而為鳥翰於是七八為

經九六為緯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
奇而成八陣磐磐有中權後勁輕重之別有先陰後
陽剛柔之節以實擊虛兮明彼此以先奪後兮定主
客我簡而敵常繁我閑而敵常迫以正合兮以奇勝
乘陰陽兮論生剋門具將發游軍補關合之則一散
之則八握機之妙在指掌屈伸之列凡其銅鼓震而
獨矜之頭開木牛騰而閔隴之魄摧孟獲之所謂天
威司馬之所謂奇才皆此奇之士苴塵埃也彼有方
圓牝牡衝方車輪罌鴈行四頭八尾托名於八卦
倚重於武侯者特劔首之一映而已得其微而遺其

微舍棟梁而拾節梳也雖然斯義也風后握之佐軒
轅擒蚩尤而為萬古兵家之師馬隆識之作鹿箱車
破樹機能而成涼州一戰之奇何曠世之良材竟不
卒其所施曾出師之未既遽隕星之流輝淒涼乎梁
父之吟際會乎風雲之期番然於三顧之餘夫豈不
知炎德之微而猶區區此圖之為邪人亡事往名留
蹟遺桓宣武見之僅識其常山一節之勢杜工部過
之激而為江流不轉之詩豈武侯忠赤貫此諸石陽
侯川后者為之呵護遺千古無窮之悲也蓋公之所
可能者人公之所不可能者天天運不復扶漢祚之

衰是以天戈不能回漢日之西未可以成敗利鈍而
隨聲於黃口之蚩蚩也觀畢又從而為之歌曰伯仲
間兮呂伊失蕭曹兮定指麾才十倍兮曹丕遺巾幗
兮懿慚而見揮操如鼠兮睨隣雞公如龍兮八天飛
八陣圖兮雲栖尚見公兮杜德機苗不盡兮栢十圍
後千載兮依依微斯人兮吾誰與歸

八陣圖賦

楊維禎元江兩儒學提舉

遐載邈乎蚤叢故壘劔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
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
都帝中山之苗裔兮廼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

兮強衛信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
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苗八陣以用武
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筭兮本馬圖之全畫
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軸兮風雲
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
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恠不越於
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
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之水兮砮崖折壁峽之濤
兮風霆礚礚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硯石非神
物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

羽之一麾運縱掄於掌握兮筭不出於八竒賊之望
而走兮甘中憫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
王師自風后之有苗兮肆種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
豷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
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
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
造歟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
兮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沂錦江山川
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觴招謫仙兮呼子
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吊廣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

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吊武侯賦

劉基誠文館學士封

天地閔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
當運命之厄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
亦哲人之所戚彼狂猾之縱悖兮履羿莽以滔天亂
倫洎典兮流毒為淵夏少康之不作兮時又無湯與
武蕨微不可以食兮焉眾眾而獨處睠三顧之款悃
兮躡高光之所為鳳凰非梧桐不棲兮吁嗟去此其
安歸瞻星芒於渭濱兮豈皇天之泮渙日昃不可使
再中兮指桓靈而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于

忠武錄卷四
春秋誅奸邪於既死兮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
奪兮世不以之為殃民彘泯滅猶一髮兮微斯人其
孰明覽出師之遺表兮涕淫淫其如雨悲遊者之不
回兮邈清風于萬古

忠武錄卷第四

